

中国神话系列之五

周濯街著

玉皇大帝全传



I 272.5
3

98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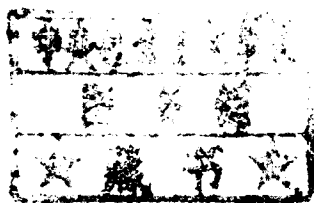


200400039

中国神话系列之五

玉皇大帝全传

周濯街 著



团结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4 号

DK45/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玉皇大帝全传/周濯街著, -北京: 团结出版社, 1995. 12
(中国神话系列之五)

ISBN 7-80061-441-7

I. 玉… II. 周… III. 长篇小说: 神话-中国-当代 IV.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3303 号

团结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北京新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1995 年 12 月 (大 32 开) 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190 千字 印张: 8. 75 印数: 10000

ISBN7-80061-441-7 / I·96

定价: 11.90 元 (平)

内 容 提 要

玉皇大帝姓甚名谁，何方人氏，为什么上天去做皇帝？出任终身天帝前后的张友人，有如日月经天之功，似江河行地之绩？还是有罄竹难书之罪，不可饶恕之过？本书会毫无保留地告诉你。

小说以天帝极为独特的“人”、“神”轨迹为主线，生动形象地记述了玉帝由幼嫩到老成，由百事百忍到忍无可忍，由张大贵人到独断专行，由有口皆碑到神鬼唾弃，由和善博爱到大开杀戒的变化过程，读后让人大开眼界。

作者时而将笔端伸入到如来佛祖、十殿阎君、赤脚大仙等各类鬼神的内心世界去寻微探秘；时而将笔端伸入到广阔的宇宙旷野，冒着被贬入十八层地狱的危险，向读者一一披露：盘古因何开天辟地。为什么出现仙、凡、冥三界大乱；刑天氏怎样行刺玉帝，四十二位天王如何阴谋篡权等一系列核心机密。甚至连天帝的儿女们为什么男盗女娼；金枪太子因何与其父反目成仇等老天爷的“家丑”也被其一一外扬。

作品场面宏伟，气势磅礴，构思奇巧，丝丝入扣。时而告戒做人的学问；时而传授“当官”的哲理；时而描述天堂、地狱的奇幽；时而交待土匪的黑话、暗号……掩卷之余，回味无穷。

汗水润开神坛“花”

7月14日，笔者收到濯街君的信及《玉皇大帝全传》的原稿。信中说，此作“最早是以《玉皇大帝传略》为题在《中国故事》上与读者见面的。这也是我立志为中国民间诸神立传的第一部小说……《中国故事》和《布谷鸟》是我的‘娘家’，您是亲眼看着我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文战’的战场，并屡挫强‘敌’而震惊文坛的。因此，我以为请您为《玉皇大帝全传》作序，当是最理想的人选。”笔者自知没有专门研究过神话，本不敢接受，但又不愿拂却濯街君的诚邀之意，故勉而为之。好在笔者作为首发濯街君诸神传记小说的一位编者和一直关注他创作的朋友，谈谈他创作上的艰辛历程还是有基础的，权作为序吧。

今年4月20日至21日，我应邀参加了黄冈地区文联、《黄冈青年报》、《金潮》杂志、岳麓书社等5家单位联合召开的“周濯街长篇神话小说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地各方面的负责同志、专家、作家、业余作者共30余人。濯街君丰硕的创作成果，独特的艺术风格，博得了与会者的赞誉。在会上，有人说他是“怪才”，有人说他是“矛盾体”，无非都说他具有特别之处。前者是说他不管什么样式的作品——民间故事、通俗小说、纯文学小说、长篇专论、散文随笔，都可以来几下，而

且还都像那么回事；后者是说他只有初小文化程度，典型的行伍外表，实难与他创作出来的作品（特别是具有大家之气的理论文章）联系在一起。而笔者知道，这除了他有着极好的文学悟性和丰厚的生活积累以及 800 余万字的民间传说资料以外，更主要的是他勤奋学习，不断进取的结果。

从 1987 年 3 月《玉皇大帝传略》见刊到今天的《玉皇大帝全传》的定稿，中间经历了 8 年。濯街君把它比做“八年抗战”，我知道这比喻十分形象，也知道是实事求是的。至于这其间的艰辛与汗水，也就不难想见了。

笔者与濯街君相识于 1984 年，那是在《布谷鸟》文艺月刊的笔会上。当时笔者担任长篇评书（含故事）编辑，因此拜读了他写的第一部中篇作品《薛家将后裔之谜》。也许我们都当过军人，有着类似的经历之故吧，老实说，对濯街君的第一印象，即外貌上的感受并无旁人那样强烈，倒是他的作品引起了我的注意。奇特的故事情节，亲切的口语感又极富幽默的笔调和错讹难辨的文字，使人欲读而又无法卒读。当时正是暑天，为了节约开支，大家都住在省群艺馆办公楼五楼的招待所里，设备简陋，条件不太好。在这酷暑炎夏里，对于基础较差，特别是文字较差的作品，无论是编者看，还是作者改，都需要极大的耐心。濯街君在这次笔会上的表现可用八个字来概括：“赤膊上阵，挑灯夜战”——闷热“逼走”了衣服，认真“消灭”了黑夜。他的这股犟劲、韧劲，令编者大为动情，在那台功率不太大的电风扇下，一起不厌其烦地一遍遍修改情节，不厌其烦地一处处纠正错字，又不厌其烦地一遍遍抄正。作品发表后，据说有 100 多家报刊转载和选载。后来竟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了根据民间传说整理、改编的《邢绣娘传》、《精忠岳家拳》、《宝扇记》等中、长篇作品，而每部作品的完成都有上面类似的

“磨难”经历。

对于濯街君来说，能达到这一步实属不易。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要寻找自己的优势，要在文坛上争得一片自己的天地。1985年秋，王春桂女士与笔者从《布谷鸟》出来正式创办大型通俗文学双月刊《中国故事》以后，濯街君更是把我们这儿当成了“娘家”，彼此来往也更加密切了。就在我们那间唯一的办公室里，他谈了要为群神众仙立传的设想。这是一个十分大胆的设想，也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一项文化工程。在内心对他的这一设想能否成功，实无多少把握。为了助他一臂之力，我们邀请他参加了1986年秋天在湖南张家界举办的创作笔会。笔会上，他仍然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笔者第一次见识了他的气功“表演”——一手砸碎几块砖头，又平添了几份江湖人的形象；以前无人涉猎，令笔会文友无从下笔的有神无话的神仙传记题材，唯他独有；随身带有一本《新华字典》，还得借用一本“活”字典（即同室者），最终仍有不少错别字。阅者问：“不会写，为什么不查查字典呢？”答曰：“我以为是对的，怎么查呀！”引得众人大笑。

在编者的指导下，濯街君数易其稿，一部8万余字的由人变成神的独具特点的《玉皇大帝传略》终于完成。《中国故事》次年2期推出后，至今还有读者给作者写信问这问那，可见作品的影响力之大。客观地说，《玉皇大帝传略》的创作，给濯街君为民间诸神立传增添了信心，也为他圆那个文学之梦注入了新的活力。八年来，除撰写了多篇极有价值的理论文章外，并已先后完成了《鬼中豪杰——钟馗》、《造字之神——仓颉》、《绿林青楼之神——白眉》、《男婚女嫁之神——月老》、《玉皇大帝全传》、《七仙女正传》、《玉皇大帝与观世音》等7部长篇神话小说，每部作品均是洋洋洒洒20余万言。形形色色、性格各

异的神话人物，简练而富有哲理的议论，独特的创作方法，都构成了他作品的不同艺术风格。

勤奋进取，专拣难道走，这是濯街君创作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的主要原因。笔者在拙文《他从这里走出来》中对此写过一段文字，不妨摘录如下：“记得1989年底，笔者读过他的《三十八年情与恨》后，给他提供了两种修改意见：一是删掉一些枝蔓，会是一篇不错的当代情节小说，改起来也简捷；一是加强人物心理刻画，着重写人，则可能成为一篇上乘的文学作品，但很费力，甚至可能失败。时值春节临近，他选择了后者。春节过完后，他的作品也由4万字加强到了8万字。安徽《传奇·传记》是一家选载其它刊物的选刊，他们破例将此作品头条登出。此作后来被评为‘1991年安徽省优秀期刊中篇小说创作三等奖’。他在1990年4月17日给笔者的信中写道：‘此次修改，对于我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由跑情节转为刻画人物的大转折。因此，耗时费力较大。仅仅增加了4万字，却花费了一个月。过去我每天少则5000字，多则1万余字，足见“行进”之艰辛了。但自觉收获不小。’由此可见，他的成功与常人的不同之处，是专拣难道走，艰难的磨砺必然会催动后来的腾飞，使他后来的小说提高一个层次。”我以为，这也是他同年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造字之神——仓颉》能够成为目前的代表作的原因之一。这次拜读《玉皇大帝全传》，除了故事更完整，细节更加合理外，笔者为他的文学创作日臻成熟而十分高兴。

在历史的长河中，8年只是短暂的一瞬；而在短暂的人生当中，8年却是不短的一段历程。濯街君付出的心血和洒下的汗水终于有了回报。作为编者，笔者在1994年5期的《中国故事》上选载了《男婚女嫁之神——月老》的前五章，在封三上对作者作了介绍，目的在于为宣传濯街君及其作品，起点推波助澜

的作用；作为朋友，衷心祝愿他早日了却为中国民间诸神立系列之传的宏愿，早日圆那个军营时代就已开始的文学之梦。

邓 德 元

1994年8月6日匆匆于武昌丁字桥寓所

为神仙立传纵横谈

(一)

在中国，英雄离神仙的距离最近，所谓“英雄回首即神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其实神与仙是有区别的，老祖宗们认为：从天上下来的生命为神，从凡间升天者为仙，也就是由天而地者为神，由地而天者为仙。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有许多小说只能谓之仙话，不能称为神话。

但是后来老祖宗们又提出了“天人合一”和“生前为圣贤，死后封神仙”的观念，紧接着又产生了“神仙合一”的观念，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十三重天外天，九重天外有神仙，神仙本是凡人变，只怕凡人心不坚……”的民谣便是上述观念的“理论化”发展，亦是神仙合一的理论依据。也就是说神仙也是人，被称之为英雄，视之为圣贤的人，这些人与凡夫俗子的区别在于他们有超人的一面。

我们在承认“神仙是人创造出来的”同时，也应当承认神仙思想几乎同人类历史一样久远，其流传范围和人类活动范围一样广大。在古代，有人的地方就有神仙或神仙的思想，有了

文字便有了神仙的记载，而神话比文字更古老。神仙既然是人类创造的，又要为人类接受认可，势必要透过人的经验才有存在的可能。而人的经验又有种种主客观的限制。因此，民族的、历史的、地理的、文化的种种差别，也就不可避免地会强加于神仙之上。因为有了世界各国人的不同之处，所以才造就了不同形象的神仙这一历史文化事实，希腊的神仙反映了希腊文化，埃及的神仙反映埃及文化，印度的神仙反映印度文化，同样中国的神仙也反映了中国文化，它是中国文化之根、之本、之源、之母。

神仙思想原是从民俗中来的，它保留了大量的民族记忆，凝聚了民族的精神，纵观至今仍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庙宇、寺院，我们几乎可以“读”到一部活的中国历史，活的文化发展史或民族保卫史。

每当外寇入侵，民族沦亡，朝代鼎革，天下大乱，文化陵夷之际，许多志在匡复中华，救国救民的秘密结社，农民起义常常以“替天行道”、“天兵天将”、“神仙附体”、“真龙天子出世”或借助某种宗教团体繁衍起来的，从陈胜、吴广到宋江、方腊，从东汉黄巾军到元末的白莲教，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无不借助神仙与宗教来号召民众，感动豪杰起来拨乱反正，澄清宇内，摧枯拉朽——因为他（它）们是一个有群众基础的民族信仰，凝结着国民的向心力，是当时整个民族的认同焦点。这种信仰不仅仅存在于目不识丁的群众或赳赳武夫们的心里，同样影响着知识阶层、士大夫之流。唐朝诗人李白就是道教徒，且自称“谪仙”。到了 90 年代的今天，人们将主管财经大权的领导或个别暴发户戏称为“财神爷”又作何解释呢？只能说神仙思想在我们的集体潜意识中，始终保持着一一定的地位，发挥一定的作用。

中国的文化是最切近人间的文化，“它的基本格调不是超世俗的，而是表现注视、参与和反映人生的，是一种本质上的知行合一。”它在研究宇宙、艺术的大问题时，常以生产实践为绪端，以反省自己的身心实践为着手处。这些都是天人合一，神仙合一，人神合一的思想基础。舍此就不可能有“英雄回首即神仙”、“生前为圣贤，死后封神仙”之说，更不可能有岳（飞）王庙、财神庙、孔（子）圣人庙乃至孟姜女庙的存在。

（二）

神仙是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向来就有“神话乃一切文学之母”的说法。吴若增同志则以为：“从图腾到神话，到宗教、到哲学、到心理学，这是人类已有过的灵魂指向的五个阶段。”

民间诸神系神话宗教这两个重要阶段赖以生存的载体。如果我们可以将历史文化比做一条古老而沉重的锁链，那么神话和宗教便属于其中相当长的两段。而作为其载体的1万多位民间诸神则是这两段长长锁链中的1万多个环节。为它们立传就是将它们逐节逐环地推置20万倍电子显微镜下，让整个国民认清其黑的本色，黄的锈斑，烂的坑凹，还有人们强加给它们的法衣、道袍、拂尘、柳枝、净瓶、宝刀、桃木弓箭，能工巧匠们精细涂抹的闪闪发亮的金粉，五光十色的油漆等等，当然也包括这锁链的铁的本质。

从而使我们被誉为宇宙魔术大师的老祖宗们创造的，让东方人和西方人都深感迷惑，看得见又看不见，听得到又听不到，摸得着又摸不着，浑浑沌沌朦朦胧胧糊糊涂涂飘飘荡荡的神仙文化，在我们面前一个局部又一个局部地清晰起来。这便是我

试图为民间诸神立传的根本所在，说它是文学上的文化反思也好，称之为自我审视自我批判也罢，说它是文学本体的回归或文学寻根也行，究其目的无非仍然是致力于民魂的再造，这既是文学的功能所在，也是作家的职能所在。

（三）

我是民间文学爱好者，搜集了 500 万字的民间故事之后才开始写作，发表了 100 余万字的作品后仍在搜集民间故事。在多如牛毛的民间故事中，历史最悠久的是神话，情节最动人的是神话，它们在具备了美学、文学、哲学价值的同时，又具有民族学、民俗学、宗教学、伦理学、考古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诸方面的价值。数千年来中国老百姓创造了 12000 多位神仙，他们出身不同，性格各异，分工不同，“施政方针”各异；长相不同，音容笑貌各异；法宝不同，服饰各异；职位不同，法术各异。玉皇大帝与阎罗王决不相同，太上老君和如来佛怎会混为一体？张天师与钟馗同是鬼之克星，其个性却有天壤之别。三岁孩儿决不会将赤脚大仙误认为哪吒。八旬老叟又岂能将分管茅厕的脏神马氏当做娼妓之神白眉来供奉？任何文学巨匠也不能塑造出这幅各具神态的万仙图。他们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当中的一部分有原始模特儿，如八仙、灶王爷、如来佛、鬼王张天师等；一部分源于美好的想象，如千里眼、顺风耳、月下老人等；一部分，则是出于某种需要而杜撰出来的。

无论他们是在什么形势下，通过何种方式来到人间的，但他们降世的本身便包含着某种价值，某种必要，某种寄托，某种合理的成份。

他（它）们的存在是现实生活的投影，是当时当地的现实，历史文化的现实。统而言之，总而言之是历朝历代各个阶级阶层各种追求各种信仰的现实，各种向往各种寄托的现实。时至今日，他（它）们仍然存在，仍然有生命力，这也是任何唯物主义者不得不承认的当今现实。

他们极少借助那种“人以文传，文以人传”的书面的带有某种共性的传承方式，而是借助于白须老叟，掉牙婆妈，无知顽童，斗大之字难识三升的大姑娘小媳妇，成天围着锅台转的“内当家们”以口口相传，口耳相传的独特方式广为流传，且历千年而不衰。这种生命力极强的文化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探讨研究一番么？

古往今来无数作家精心创造的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及其人物，为什么仅仅传下了了数部区区数人，而神仙却是数以万计，“作品”无法统计？这种现象看似费解，细思则不然，原来上自玉帝王母，下至山神土地，都有属于人物自身脍炙人口的故事，少则几个十几个，多则成百上千。这些故事有的神奇曲折，有的荒唐怪诞，有的构思奇特，有的近乎素描。有的靠情节取胜，有的以哲理醒世。有的歌功颂德，有的直戮恶习病根，有的表层荤淫下流内核喻意颇深，有的貌似一杯淡水，细品回味无穷。凡此种种无不让传者激动不已，听者拍案叫绝，我敢打赌，此类由老百姓集体创造出来的作品手法之高绝，构思之奇特，内容之脱俗超凡，剪裁之恰到好处，人物之千姿百态，个性之凸凹适度，即便《水浒》、《三国》、《红楼梦》的作者在世也会自叹弗如。

正是这些非同凡响惊心动魄的神仙故事使得那些泥塑木雕，全无血肉心肝的诸神众仙都能以别具一格的风姿，栩栩如生地活在国民心中。

中国的神仙及其传说历史之悠久，涉及范围之广泛，人物之众多，故事之奇特当推世界之首。

只因数千年来一直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致使古籍所载不过一些只言片语支离破碎的片段。散布于民间浩如烟海的口碑资料虽正由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们尽力抢救，忠实记录着，但至今尚来不及进行系统化、系列化的梳理。古往今来以神话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恰似麟角凤毛，希腊人早在4000多年前便完成了这一工作，难怪世界神话学专家们言必谈希腊。

努力使中国的神话逐步系统化、系列化、文学化并服务于现实，是本人为诸神众仙立传之初衷。“微言大义常在满纸荒唐之间，这特别需要读者有一分同情，一分了解和几分言外的会心。”神仙故事是一出饶有深意的热闹戏。神仙故事源远流长，错综复杂，就像黄河万里，挟泥沙而俱下，其中自不免龙蛇杂处，鱼目混珠。但是，黄河乃中国之命脉，其价值决不因泥沙而稍减。

古人提倡“诗以言志”。我不知道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创造的，许多如诗一般的神仙故事，是否能称之为“志”的写照，“志”的闪光，如果可以这么理解，那么为神仙立传就可以说是为了表现中华民族之志。

（四）

谈到神仙传的具体写法，茅盾先生说过：“小说之道一是有趣，二是有益。”这两点不难。神话本身就有趣，文学化之后则更有趣，原汤原水地奉献给读者尚且有益，着意剪裁后焉能有害？

冯骥才老师也说过：“小说有两种写法：一用心，一用脑子。”

所谓用心无非用自己直接感受到那种痛苦而凝重的基调去写。他在创作《怪世奇谈》时是用的脑子去写，是把在现实生活中大量痛苦深切的感受放在历史文化背景上去思考，蒸发掉直觉的感受，取出理性的结晶，用这种理性去把握小说。

鉴于“凡是上帝委托别的天才去完成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的训戒，我不敢用“脑子”写，亦不敢用“心”写，只好用拍摄录像的办法去写，姑且称之为用“手”写。当然不是自然主义的有文必录，而是在拍摄中有所去舍，在制作时有所剪裁，配音时又加一些解说词之类的玩意儿。

有选择有去舍有拼接又有解说，就难免掺入从现实生活中得来的，痛苦而深切的感受。唯一区别于上述两位大师的是他们有“大量”的理性结晶，本人仅有“少量”的抽象感受。

周 濯 街

1991年10月

目 录

汗水润开神坛“花”	邓德元(1)
为神仙立传纵横谈	周濯街(6)
引 子	(1)
第 一 回 三界大乱 金星受托 访天帝	(3)
第 二 回 一帜独树 百忍奇才 惊大仙	(14)
第 三 回 以攻为守 友入升天 登帝位	(29)
第 四 回 意切情真 长庚虔请 圣贤	(40)
第 五 回 虔诚有罪 如来妙计 逐贵客	(51)
第 六 回 作恶无过 阴差横心 抓善人	(68)
第 七 回 三界安定 张百忍终 生为帝	(81)
第 八 回 万人养我 曾虔诚转 世讨乞	(95)
第 九 回 请吃龙戏 玉帝贪杯 误大生	(101)
第 十 回 戏龙为胜 庶民怒激 终造反	(108)
第 十一 回 视人多胜 蚩尤冤气 化红叶	(115)
第 十二 回 如来进言 天君无奈 赌恶咒	(122)
第 十三 回 如偷梁换 皇儿有心 保父权	(129)
第 十四 回 大志难全 因方就圆 请道祖	(136)
第 十五 回 反败为胜 分而治之 揽大权	(143)